

批評辛博森之批評

顏旨徵

嗚呼吾人慈悲眼綫下之一疑問之人

辛博森殆自以爲有常識遠見之人。故敢對於華人爲籠統之批評。曰中國人之可悲。在乏常識遠見。吾人設不僅就事而稍涉於道德之觀念。則以辛博森多年食華人之祿。關於華人切身所感受之利害。應如何持公平正直之言。決不應遂爲刻薄誚謔之語。設就事論事。如金佛郎案問題之批評。辛博森曾否對於歷來財、交、兩部之檔卷。有澈底之研究。退一步言。辛博森曾否對於吾人一月來之持論。有統體之審察。今乃漫謂「中國報界之議論。卒未論及其中要點。而以本報討論該案最詳。其主體亦不外因與金、紙、之差。中國若於此後二十餘年以金付款。將蒙重大之損失。」吾報所論果僅以此爲主體耶。辛若未曾視及吾人全體之論。僅斷章取義爲之。是其失卻批評者之態度。本可以置之不言。設或不然。而更對於財、交、兩部卷宗。亦若有所涉獵。則其所言之簡陋。渾若不甚了解華文然者。則更可笑。吾人之爲此言。不獨僅就事實言之。蓋殊不嫌於「華人識見淺狹。目光短小」之劣評欲返之於辛博森之衣袋中。使其時時取諸藏襲。而一咀含其言之深淺何若也。

至其非難吾人之論旨。不外二點。(一)以吾人討論金佛郎案。其主體不外金與紙之差。故斷謂首先當問今日金、紙、佛郎之市價。果懸二十五年而不變乎。設或不然。佛郎市價。三年之內。當有變

動。或漲、或落、皆未可知。惟有情勢推測。德國賠款問題。必於明年或後年解決。則佛郎當即漲至每金鎊值四十四至四十八之間。六年之內。必恢復原狀。金紙同價矣。彼反對金佛郎案者。計算中國以金付款損失在一萬萬元者。得勿枉費心力乎。(二)今日中國之所急需者。爲恢復修築鐵路計畫。而中法實業銀行。以中國款項復業之後。勢力可以及於倫敦、巴黎。故鄙見以爲金佛郎案解決。而不能對國際銀團。與恢復築路計畫。爲相當之協定。則金佛郎誠爲真罪惡矣云云。

吾人以爲批評他人之意見。須統觀其全文而扼其要旨之所在。則爲非爲是之論斷。始能確切不移。否則即爲盲論。吾人對於金佛郎案之意見。作文甚多。雖於他人之談話討論似屬部分的。而統體之旨則爲一貫。前者偶因一二誤會之言。曾作「對於金佛郎案之基本觀念」一文。載在十二月四日本報。全文約分三點。(A)中國對於庚子賠款之履行方法。實規定於一九〇五年換文。即所謂「中國或按倫敦市價付銀。或以金錢期票。或以電匯票。各國就以上三種辦法中。擇定其一。照會中國。照行至賠款還清之日爲止。」而法國當與各國分別照會中國。聲明擇定電匯之辦法(兩種原文採入十二月五日本報社論。)近二十年。行之已無異議。則吾國在賠款一日未還清以前。每至還款日期。即應依約購買電匯付還法款。本不應發生履行上之障礙。今法使於履行多年之換文。欲求變更。自爲不當。(B)以國際間之條約。於一定條件之外。須嚴守時效之拘束。即所謂條約之定性是。故締約國之一造。欲主張權利履行方法之變更。其性質爲增加義務國之束縛者。當然須得其同意。若吾國今日竟貿然承認金佛郎案之要求。即無異同意於一九〇五年換文之廢棄。各國援例要求。其損失固屬不貲。設各國復從而追溯歐戰前後之虧失。我國

又將如何。且吾人一爲方維持國際的和平常態之故。尤不許於威脅利誘之下。而忽視保持條約的定性之義務也。(C)憲政國家之民意表示。在憲法理論所認定者。即爲議會之決議。議會之決議。一經確定。其效力與法律案等。故政府對於金佛郎之否決案。除再行提出外。實無其他之救濟道塗。所謂折衷辦法。所謂提交國際公斷。皆屬無根之談。而當時國會之議決。固認定一九〇五年換文之規定。在賠款未曾還清之日爲止。締約之兩造。皆不許有違約之舉動。而有共同信守之義務云云。豈辛博森氏對於以上所言未曾見及。抑以此項論旨。其主體仍不外於金與紙之差而已耶。

吾人對於反對金佛郎案之基本觀念。既經詳晰說明。則論者誤會之言。即等於無的之矢。本可以置諸不辯。惟其間尙有數言。足以致一般之誤會者。因再略爲釋明。要亦非無益之事也。

辛博森謂今日金、紙、佛郎之市價。果歷二十五年而不變乎。不然。佛郎市價。「三年」之內。當有變動。「或漲。或落。」皆未可知。惟以情勢推測。德國賠償問題。必於「明年或後年」解決。則佛郎當即漲至每金價值四十四至四十八之間。「六年」之內。必恢復原狀金、紙、同價矣云云。辛博森作此言時。侈然以「中國人之可悲。在乏常識遠見。」則辛之自矜其言。必爲卓識高見可知。然吾人猶憶本年二三月間。有對衆議院提案中之用金佛郎付款。將損失七千餘萬之言。加以責難者。其言曰。

「查法國部分庚子賠款總額。爲法金五萬八千餘萬佛郎。除歐戰前已付者不計外。現猶欠三萬九千一百餘萬佛郎。按目前紙佛郎估算。每一佛郎易銀元一角二分五。應合銀元四千八百九十餘萬元。如按金佛郎估算。每一佛郎易銀元三角二分五。應合銀元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餘萬元。兩

相比較。用金固應比用紙多付七千八百餘萬元。惟此等算法。係以目前金紙佛郎行市爲標準。又係統合二十三年償還期限估算。不知佛郎行市。時有漲落。斷無二十三年與目前同一行市之理。紙佛郎行市若漲。則與金佛郎差額即小。損失額亦減。若紙佛郎漲至與金佛郎相等。則無所謂差額。即無所謂損失。法國紙佛郎何日始克回復與金佛郎同價。雖難確定。然以理度之要非甚難。蓋法爲戰勝國。有巨大賠款藉資調劑。其金融恢復期。必不在遠。今姑假定五年爲其金融恢復之期。即以五年期限。計算損失數目。亦不過多付一千四百餘萬元。決不至有七千八百餘萬元之理。」

以上所言。當然與吾人所持之意見根本相反。而其說理敷詞。實較辛博森之言爲縝密。則辛博森之見。殊不新穎。不過爲一種陳見耳。且吾人當日對於此項見解。亦曾加以簡評。其詞約謂「議院提案中以日前之佛郎市價。而預推二十三年平均損失額之計算。固不能認爲精確。要之未來二十三年間之事實變遷。無論何人皆無從預計。則就目前已見之損害爲一種標準。類推言之。以慮未來之患。較之明見目前之損失。而預辯未來之未必有害之言。自屬慎重。且假定五年以內與假定二十三年以內之預計。同爲未來之推測。不過期間之較近。謂事實之較易見也。然佛郎市價既有變遷。則雖較短期間之推定。亦即不能遂謂精確。況交涉事件本身之失敗。二十三年間之七千餘萬元損失。與五年間之一千餘萬元損失。其政府對於國家所負之責任。固毫無區別可言。」不謂時隔十月之久。而辛博森翻套陳言。乃加華人以乏常識遠見之誦。自不能不使人聞之軒渠也。

且辛之原文。固自認爲以情勢推測之言。故有佛郎市價。三年以內。或漲。或落。均未可知。及德國賠款。明年、後年、或可解決。與金、紙、同價。六年以內。必恢復原狀等語。無一而非恍惚不能堅信之言。則較吾人之猶敢自信者且不逮也。吾人以爲法國若遵守一九〇五年換文所規定之辦法。並重視其當年擇定此項辦法之聲明。則我國一循十八年來之成例。依法以電匯付還賠款。雖至賠款清還之日爲止。一維持其條約之常態可也。則不獨二十三年間金、紙、差額之問題不生。即五年或六年間之損失。亦可不議。今乃不以當日換文爲言。而謂即承認法國之要求而用金。五年間之損失。亦不過一千餘萬元而止。要之我國爲遵守換文之故。其金、紙、差額無論小至何度。根本即不應負金、紙、差額之損失。吾人固能斷然言。論者不以此項差額之損失。依約課責於法國。而謂佛郎行市逐漸回復。即我國所負損失。亦可減少。若佛郎漲至與金佛郎相等。則無所謂差額。亦無所謂損失。此種論旨。大有根本即認佛郎市價之跌落。我國須負其損失之意。故退一步而以德國賠償問題明年或後年即可解決。三年或六年之內。金紙必恢復原狀等寬譬之詞以說我。德、法、之賠償問題。是否明年或後年可以解決。此略知歐洲實況者。固當知之。惟此類寬譬之詞。祇能說法國。使其遵守一九零五年之換文。莫以目前所感之不利。而開破壞條約之端。始爲順適。至於我國。其否決用金付款之議案。自始即不生違約之嫌。不獨五年間。不須負擔一千四百餘萬元之損失。即三年之內。亦無因而擔負較少之損失之理。吾人以爲論事。須將其出發點置於公平之基礎上。避去必然之論點。而退一步以爲中國承認金佛郎付款。亦不致有若何重大損失。此則終不免於遞詞耳。而辛博森猶謂中國今日之所需者。在恢復修築鐵路之計畫。中法實業

復業以後。勢力可以及於倫敦、巴黎。故以金佛郎案之解決。而不能恢復築路計畫。則金佛郎斯爲真罪惡云云。此類持論。其病正與上同。即所謂忽視違約之責任。忘却一國目前所受之實害。而退一步主張未來不可必得之利益。以自彈其高調耳。吾人以爲若於今日持國界破除及廢棄一切等級觀念。則辛之言猶嫌褊狹。設從實事求是言。吾人決不能便忘中法實業銀行以前之失敗成績。故自始即對於中法復業之協定。加以懷疑。且從而贊同國會當日之建議案而主張廢棄之。王克敏與靳志之談話中。有謂「法國政府犧牲許多。以救濟私家倒閉之銀行。頗慮議院不予通過。故特借擴充中、法、兩國教育爲題。大吹特吹。」我國今將犧牲於何種題目之下。負違約行爲之嫌。增國庫重大之擔負。以期恢復一私家倒閉之銀行。則所謂巧詞焚聽如辛博森者。直不能不使人懷疑而已。昔人有云。「君子愛人以德。小人則以姑息。」金佛郎案之拂天下之情。主其事者一自失足。即將爲曹、陸、之續。則言者惟有反復於利害之間。使其知返。設爲辯非飾過。阿好一時。使當局者以爲中外輿論不過爾爾。遂不慮於一旦事發。身敗名裂。禍且中於國家。此姑息之爲害亦大矣。辛博森固自矜爲識見高遠眼大如輪之人。吾誠不知其將何以容受吾人責諒之言。